

“民主只是美国的说辞,他们眼中只有霸权”

“美式民主”如何祸乱世界

“美国是世界上最霸道的国家!”“满口‘民主’的美国整天想的都是掠夺他国财富。”“找工作那么难,缺医少药,夏天总是停电,孩子们在乞讨……这就是‘民主自由’的生活?”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20周年之际,美国举行第二届所谓“民主峰会”之前,多国民众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以亲身经历诉说“美式民主”带给世界的混乱与灾难。

多年来,美国以输出“民主”为名,在世界各地或拉帮结伙挑动对抗,或制造“颜色革命”颠覆政权,或武力入侵肆意杀戮……事实证明,“美式民主”根本不是世界的福音,而是搅乱世界的祸根,是美国霸权的“画皮”。

阵营对抗之祸:“借‘民主’之名拉拢他国打压美国对手”

“民主意味着不干预……民主不能通过制裁或武力强加,民主不能输出。民主的基础是在共存的前提下进行对话……”

2021年12月,在美国举办的首届“民主峰会”上,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的这番线上发言虽未点名美国,却句句指向美国,让华盛顿十分尴尬。

“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当家作主。选择怎样的国家治理方式,是各国民众自己的事。讽刺的是,美国偏要强行替别人做主,按照自己的定义将世界划分为所谓“民主阵营”和“不民主阵营”,这本身岂不是最大的不民主?正如美国《时代》网站一篇文章标题所言:“拜登的‘民主峰会’虚伪至极。”

在俄罗斯政治研究所所长谢尔

盖·马尔科夫看来,美国炮制“民主峰会”是为了“创造新筹码”,建立一个完全由美国控制的国际机制,以此对其他国家施压。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比拉勒·巴瓦尔对新华社记者说:“这个峰会的真实目的是借‘民主’之名拉拢他国打压美国对手,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分裂。”

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派分裂世界,这是美国一贯的霸权主义伎俩。去年在洛杉矶举行美洲峰会时,美国就以“民主问题”为由,拒绝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领导人出席。此举遭到拉美诸国痛斥,最后约三分之一的美洲国家领导人未参加会议。国际舆论嘲讽:美国一意孤行排除异己,把美洲峰会开成了“美国峰会”。

冷战结束已30多年,而美国

至今依然固守冷战思维,热衷阵营对抗。乌克兰危机升级的根源,就是美国主导北约不断东扩,对俄罗斯进行战略围堵,导致地缘政治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爆发。眼下,美国正推动“印太战略”、谋划“亚太版北约”、试图对华“脱钩断链”,这一系列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举动也都打着维护“民主价值观”的旗号。

“美国本身就靠掠夺他国财富为生,他们还能举办‘民主峰会’?”利比亚人奥马尔·谢里夫质问。伊拉克大学法学教授纳吉布·朱布里说:“美国主办的任何‘民主峰会’都不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可。因为,人们都清楚美国是以‘民主’为幌子来满足私利,而付出代价的则是他国民众。”

“颜色革命”之祸:“所谓‘民主’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

“2011年发生政权更迭后,突尼斯人起初对未来满怀希望。但所谓‘民主’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生活水平反而越来越低。”这些年,在突尼斯国家电视台工作的乌萨马·拉马尔生活日益艰难,只能靠做兼职维持生计。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2011年突尼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4000美元,在非洲地区名列前茅。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北非国家如今的人均GDP还不如2011年。

从2010年年底开始,一场所谓“茉莉花革命”席卷这个素有“欧洲后花园”之称的国家:抗议示威、暴力冲突、政府倒台、经济凋敝、治安恶化、收入下滑……这些年来,选举一场接一场举行,用突尼斯政治分析人士朱米·贾斯米的话说,“政府几乎一年一换,官员更替如同走马灯”,而百姓生活每况愈下。

这让拉马尔这样的民众对“美式民主”越来越感到厌倦:2022年年底和2023年初突尼斯举行的

两轮议会选举,投票率都只有10%左右,创下历史新低。许多突尼斯人在反思:“当初为什么会出现那场政治动荡?如果没有发生那一切,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会更好?”

以突尼斯的动荡为起点,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一个接一个西亚北非国家陷入内乱,而在幕后煽动这波“颜色革命”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却美其名曰“阿拉伯之春”。如今,“美式民主会带来发展繁荣”的谎言早已被“阿拉伯之冬”的残酷现实所揭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由此进一步认清美国的罪恶与虚伪。就像利比亚法学教授贾拉勒·费图里所说:“人们不再相信‘美式民主’。”

21世纪以来,美国披着“民主”画皮,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地策动“颜色革命”:2003年年底,以议会选举计票“舞弊”为由发动“玫瑰革命”迫使时任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辞职,亲西方的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上台;2004年10月,以乌克兰大选“舞弊”为由发动“橙色革命”把亲西

方的尤先科推上总统宝座;2005年3月,为抗议议会选举结果,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总统阿卡耶夫被迫辞职。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在这些“政权更迭”中发挥了“中心作用”。

2013年至2014年乌克兰发生“广场革命”,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和时任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前往乌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公开向乌反对派表达支持。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最终被迫下台,亲西方政府掌权。

鼓动抗议示威、操控民间组织、利用媒体炒作、外交渠道施压……这些年来,美国导演的“颜色革命”在各国轮番上演,相似的“剧本”背后,都暗藏着同一个“主题”——干涉别国内政、维护美国霸权。

对于由此给世界带来的灾祸,美国政客毫无愧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竟然得意地宣称,他曾协助策划在别国发动政变,“为了美国的最大利益,这就是该做的”。

武装入侵之祸:“以‘传播民主’为由对他国发动战争”

2021年8月30日,美军撤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结束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就在此前一天,美军无人机炸死喀布尔一名十口人,其中包括7名儿童——生于战乱之中的他们,最终未能见到和平来临的那一天。

如今,受害者的照片被挂在他们生前所住小院大门上方,提醒着阿富汗人不要忘记美军在这里犯下的罪行。43岁的扎尔梅纳就住在小院对面,回忆起噩梦般的惨剧,她的泪水止不住涌出。“他们(美军)在时,我们每天都看到阿富汗人被杀害,包括儿童。”

发动阿富汗战争时,美国信誓旦旦宣称要帮助阿富汗建立“民主、繁荣”的国家。然而,他们最终给阿富汗人留下的却只有死亡和贫困。“养家糊口都靠我丈夫,他在街上帮别人搬重物,每天只能挣40至70阿富汗尼(1美元

约合87阿富汗尼)。”扎尔梅纳早已记不清上次为家人买新衣服是什么时候,全家六口上一次吃肉已是6个月前。

说起美国在阿富汗的罪行,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比拉勒·巴瓦尔满腔怒火。他指出,美国发动战争根本不是为了给这个国家带来“民主和自由”,而是完全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民主只是美国扩张霸权的借口”。

漫长的战争夺去17.4万阿富汗人的生命,近三分之一阿富汗人沦为难民或流离失所。不仅如此,美国在撤军时还蛮横霸道地冻结了阿富汗央行在美国的巨额资产,令阿富汗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自由民主繁荣”的大饼,美国在入侵伊拉克时也曾画过。可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人民发现等待他们的只有无尽的灾难和伤痛。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

的资料,2003年至2021年,约有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冲突,约有920万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或流离失所。

伊拉克大学法学教授纳吉布·朱布里说:“美国是一个战争帝国。它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在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多场战争,借口是‘传播民主’。所有这些战争都违反了国际法,包括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占领这些国家,把它们变成暴力和恐怖主义盛行的动荡之地,酿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竟然与国际法相抵触?”

“自1950年以来,全世界最残暴的国家一直都是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民主只是美国的说辞,他们眼中只有霸权。”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新华时评

美国制度设计的初始逻辑 背离民主真谛

美国又在张罗所谓“民主峰会”了。一年多以前,美国以最不民主的方式炮制“民主峰会”首秀,假民主之名在世界上制造对抗和分裂,最终沦为一场闹剧。美式民主乱象举世昭彰,霸权本质早已暴露无遗,如此世情民意之下,美国却仍执迷于打着“民主”旗号搞集团政治,自顾自地上演意识形态“政治秀”。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然而,美式民主制度设计的初始逻辑就是围绕资本利益运作,注定是“少数人的民主”。近年来,美国政治持续极化、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社会明显撕裂、种族歧视难除、决策效率低下……各种问题集中频发,主要根源就在于制度设计的利益导向与多数人民的民主诉求存在着先天的背离和固有的矛盾,“美式民主叙事”早已无法为失序的社会现实提供逻辑自洽的说服力,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成了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

所谓“民有”只是假象。金钱政治贯穿美国选举、立法、施政所有环节,构筑起常人难以逾越的政治门槛,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早已转变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严重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参政权利。嘴上“一人一票”,真相却是“少数人统治”和“富人游戏”。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考生赢得,少数富豪以及利益集团成为选举资金主要来源。所谓“民意代表”当选后,往往为其背后金主服务,而不是为普通民众发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1%的人掌握40%的财富,几乎所有的美国议员在任时都属于1%的成员,依赖1%的人的钱连任,为那1%的人服务,甚至离任时再靠那1%的赏赐。美国《新闻周刊》民调显示,仅有4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6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仅仅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

所谓“民治”成了谎言。在“美式民主”运作中,民众无法拥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民主治权。选举之后,民众进入休眠期,公权力被少数寡头集团绑架,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民众利益诉求难以通过立法转化为治理效能。美国枪支泛滥问题怨声载道,却因利益集团介入而难以解决;堕胎、基建、公共债务等涉及民生方面的立法,成了党争博弈的擂台和筹码而举步维艰……台前大喊人民、幕后大搞交易,各种党同伐异、否决政治根本不能为民众带来高质量治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对近1800项美国政策分析研究后得

出结论:美国普通民众几乎没有独立政治影响力,而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组织化团体却有极强的左右政策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指出,进出“旋转门”的美国“权力精英”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相互紧密联系,掌握着决策的权力。难怪美国前总统卡特曾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

所谓“民享”更难实现。美式民主“以资为本”,人民自然无法公平分享国家发展成果,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贫富分化和阶层极化的加剧。美联储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财富总和达45.9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底层90%美国人的财富总和,1990年至2021年美国的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5.37%,同期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19倍,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近20%的美国家庭已花光全部积蓄,超过6万美国民众失去家园,被迫露宿街头……不公平的经济分配又反向助推政治权力的极化和民主机制的退化。美国畅销书《赢家通吃的政治》里写道: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富者愈富的主因,是富人利用自己既有的财富影响政治决策进程,制定于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并因此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然后又利用这些资本强化其政治影响力,例如通过立法取消政治捐助的金额上限等等,其结果是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以通过民主机制实现利益诉求。《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政治不公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提升带来资源的集中…财富的集中带来权力的集中…直至导致灾难”。

“美式民主”空有民主之名,却无民主之实,诸多历史局限和现实弊病已让这个自诩为“山巅之城”的美国沦为“民主洼地”。尽管自身民主“重病缠身”,美国却仍居高临下充当教师爷,编造和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围绕美国私利在全世界划分“民主和非民主阵营”,再次执意张罗“民主峰会”。这些做法无论是打着“道义”的花言巧语,还是操着利益的掩饰手段,都隐藏着不住将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推行集团政治、服务维霸目标的真实意图。

美式民主二元对立的对抗思维,与地球上多数人关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追求背道而驰,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为一己之私搞所谓“民主峰会”只会让世人看到其背后的不堪和治理的无能。这样的峰会不是政治秀和地缘政治胁迫工具又是什么?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